

晉書載記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
衣皮殮羶飲渾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
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
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
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
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
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旣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
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紀一作絕地脉苞玄菟
歟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

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
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
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
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
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
至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聽之誓兵東兼齊
地耀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
御物分據地險廻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
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
効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

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
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
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
健後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
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
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
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秃髮烏孤據
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
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
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

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
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枋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纂通
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
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
海爲之禍首云

晉書載記序

晉書卷一百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一

劉元海

子和 劉宣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鞮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卽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

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泫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鬣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

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罔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韶亂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

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禪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

才當今濯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
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
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
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
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
理也熹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
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
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
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

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歔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僞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

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頴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秦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字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頴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

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頴實背之也頴爲皇太弟以元海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頴次于蕩陰頴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頴以元海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頴元海說頴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頴曰五部之衆可保發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

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頴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頴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頴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

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
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
未施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
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
爲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
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
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
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
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
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

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於南郊僭卽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雋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

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
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
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
已後皇嗣漸頽天步艱難國統頽絕黃巾海沸於九州
羣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
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
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
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
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爲
羣公所推紹脩三祖之業顧茲庭闈戰惶靡厝但以大

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冰勉從羣議乃赦其境內年
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
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置百官以劉宣
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
差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
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遣其建
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
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元海
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
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

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
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
并州刺史劉琨于板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
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
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
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
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剋豎鴻基剋殄
疆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
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
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酋大單

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
爵永嘉二年元海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
其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爲大
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郡
公宗室以親疎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爲差皆
封郡縣公侯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
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
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
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
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

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己瑞大赦境內
改年河瑞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
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爲之後繼東海王越遣
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
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
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
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是冬復
大發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
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
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

潰聰廻軍而南壁於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
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
延卽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丘光樓哀
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
厲懼聰之罪已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旣失利洛
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
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脩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
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黃
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轅轅越遣薄盛等追
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

以劉歡樂爲太傅劉聰爲大司徒劉延年爲大司空劉洋爲大司馬赦其境內立其妻單氏爲皇后子和爲皇太子封子乂爲北海王元海寢疾將爲顧託之計以歡樂爲太宰洋爲太傅延年爲太保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爲大司徒元海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僞諡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劉和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

氏春秋鄭氏易及爲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元海死和嗣僞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疆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爲之所和卽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旣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

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銳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又密璿等使人斬關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剋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于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

劉宣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修絜師事樂安孫炎沉精

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蒞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卽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勳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晉書卷一百一

晉書卷一百一考證

劉元海載記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前趙錄山東下有淵字謂元海爲寇攻擊郡縣也。今刪去淵字竟若東瀛公騰爲寇矣。

在位六年。六前趙錄作七。歷代甲子圖淵僭位在惠帝永興元年甲子。距懷帝永嘉四年庚午當以七年爲是。

晉書卷一百一考證

晉書卷一百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

劉聰

子榮 陳元達

劉聰字立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

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熙辟爲主簿舉良將入爲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顥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卽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旣殺其兄和羣臣勸卽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

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
敢不祇從今便欲還宮臨侍又年長復子明辟於是
以永嘉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年光興尊元
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爲帝太后又爲皇太弟
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封其子粲爲
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
間王翼彭城王攄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
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潁
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爲大司馬左光祿劉
殷爲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爲大司空僞太后單氏姿色

絕麗聰烝焉單卽父之母也又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父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爲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于社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遁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

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
飢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
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
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
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
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安平
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粲曜率大衆繼之
染敗王師于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于下邳模乃降
染染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
芬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驚辛謚及北宮純等于

平陽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
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
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
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署劉曜爲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爲大將軍
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己營而并其衆表彌叛狀
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
二志也以彌部衆配之劉曜旣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
及諸氏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
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

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南將軍率衆
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
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
安銳卒與諸軍戰于黃丘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
杜人王禕紀持等攻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
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閹鼎等奉秦王爲皇太子入
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
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
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
氏本源旣殊納之爲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

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
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
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盾自有周
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
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
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
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
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
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譙謂帝曰
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

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
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
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
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
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
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爲陛下
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
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賈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
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遣
其鎮北靳沖寇太原平北卜瑒率衆繼之沖攻太原不

剋而歸罪於珣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
加刑沖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行持節斬沖左都水
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
溫明徽光二殿不成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
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
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
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奠四海
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爲
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
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捐刺客息頃而至帝

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
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
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又子粲並與櫬切諫聰怒曰
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
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
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
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真可謂功高周
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此比
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
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以破肝糜胃

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逆臣之孫苟榮禁闔卿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聰遣

劉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于武灌
喬敗績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郝聿以
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
頭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爲
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
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
爲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于狼猛曜及賓六須戰于
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馬授曜曜
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矣武
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於是常思効命今其時

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矐乘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矐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讌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鳩帝而誅珉儁復以賜帝劉夫人爲貴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鵠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

而樹之君者使爲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后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爲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鷓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子來者也竊以大難

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爲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爲萬幾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

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
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
主耳元達先鑠腰而入及至卽以鑠繞樹左右曳之不
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
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
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時愍帝卽位于長安聰
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命趙染
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累爲曜染所敗染
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黃
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

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
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
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且退屯
逍遙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
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
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
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
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
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
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

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爲大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於是
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
綠緌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京前
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兵
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
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
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

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
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食五
都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
顛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劉曜爲大司
馬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狙
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以
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
擊之弗可輕也因獸猶鬪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
疆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刃邪要
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

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
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懷諫違謀慝而取敗而復忌
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
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
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
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
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蹶泮不容
尺鯉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
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
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

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
歸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
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聰以粲爲相國
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
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
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宮延明
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
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
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
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

置之爲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
幾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
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
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
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
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
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
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異也又弗從乃止聰
如中護軍斬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
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東宮舍人荀裕

告盧志等勸又謀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遐於
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卜抽監守東宮禁又朝賀
又憂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并免諸子之
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
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
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略地西下
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嶷於是遂
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
勒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
魏該奔于一泉塢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

師於成臯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
靳氏爲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劉氏爲
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
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
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
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
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爲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強盛弗可
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
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
靳慙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旣而

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廻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袤頃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飢甚去黃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臯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脩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

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叙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踰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斬準合宗內外詔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又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幾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

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
又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
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
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
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
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
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
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
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
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

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卽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僞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父孺

子淫于侍人又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粲曰東宮萬幾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剋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

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祭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途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祭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沉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譙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

誕等皆羣闇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
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
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
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
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乞
垂昊天之恩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
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
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
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
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

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蟥王化之蠹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刀鋸之餘背

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
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責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
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
日蝕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
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幾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
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
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
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
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
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

罪聽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
寢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
灑掃宮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恨陛下願
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
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
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等爲列侯太宰劉易
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
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旣不復能言安
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饑甚人相食噉羌酋大
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磻

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饑流叛死亡十有五
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懷撫叛者聰使
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
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卽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
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
公行軍旅在外饑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
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
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
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
食黍豆平陽饑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

招之故也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
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
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
甚無誠懼之心讌羣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又容
貌毀悴鬚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
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
曜帝肉袒牽羊輿櫬銜壁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爲光
祿大夫懷安侯使祭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麴
允自殺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
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

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畧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虵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旣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疑狼顧東齊鮮卑之

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
爲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
也今京師寡弱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
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
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
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
爲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剋矣聰覽之不悅劉粲使王平
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裹甲以備之又
以爲信然令命宮臣裹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沉等
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

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
陛下弗信於是使祭園東宮祭遣沉準收氏羌酋長十
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又同造
逆謀聰謂沉等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
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又素所親
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斬準及闡豎所怨也廢
又爲北部主祭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
街巷爲之空氏羌叛者十餘萬落以斬準行車騎大將
軍以討之時聰境內大蝗平陽冀雍尤甚斬準討之震
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没千餘家東宮災異門閣宮

殿蕩然立粲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
單于搃攝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
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粲言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
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于鄴爲名
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
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
兵將軍劉勲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
之爲固所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
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
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粲貝丘

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粲粲曰征北南渡趙固望聲
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
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
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稚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
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
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勲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
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螽斯則百堂
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
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平陽西明門社自亡霍山崩署
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

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勳爲大司徒中常侍王沉
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
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
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
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
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妣氏以興關雎之
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
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旣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
矣從麟嘉以來亂淫於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
可塵瓊寢汗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

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椽玉簀而對腐木朽楹哉
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鑿等
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
竟於是收鑿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
者弗通鑿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
乃公何與汝事鑿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
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
曰靳準梟聲獍形必爲國患汝旣食人人亦當食汝皆
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鬼哭於光
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

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悒頓怪異特甚
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
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
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劉曜爲丞相錄尚書輔政
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爲太宰劉驥爲大司馬劉顥爲太
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
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
書奏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僞諡曰昭武皇帝廟
號烈宗

粲

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疎
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
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窮
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旣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
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
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
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
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
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
司馬統萬幾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

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間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顥大司馬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劉劭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逞驥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以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七

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保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

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
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
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
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
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
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
達爲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旣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
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
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
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

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指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寃之

晉書卷一百一

晉書卷一百二考證

劉聰載記聰以祭之害模也大怒祭日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模監本訛祭今改正

杜人王禿紀持等攻劉祭于新豐○持各本作特前趙錄杜人王禿紀持麴特等則特乃持字之訛也今改正

鴻業已奠四海屬情○奠監本訛爾今從前趙錄收且退屯逍遙園○前趙錄作辛卯旦退屯逍遙園此且字當因刪去辛卯而尚存旦字之訛

置皮囊于机上○机監本誤機前趙錄作枕今從宋本

晉書卷一百一考證

晉書卷一百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三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

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
尤好兵書畧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
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日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
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
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
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
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
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
隨四時而變爲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
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斬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

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
上尊號曜以太興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
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
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
與石勒爲犄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
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闖撓政誅滅忠
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
濟塗炭使朕及此勲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
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
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

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從尋而喬
秦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
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
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
遣使求救於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
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使
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僞諡宣
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
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
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

子襲爲長樂王闡太原王沖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
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
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牲尚黑旗幟尚立冒頓配天元
海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
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
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顛爲新平太
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氏羌多
歸之曜遷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
不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
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劉雅等攝

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
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
曰謀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
可當也吾糧廩旣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
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
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
城而陣爲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曜進攻草
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氏羌
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爲大司徒晉將李矩
襲金墉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

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會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

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

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旣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卽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旣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曾大虛除權渠自號秦

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
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
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
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
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擬也
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
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
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
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啟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
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

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强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旣降莫不歸附矐大悅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泣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勦於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亂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

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旣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食資供書傳曜遂從

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
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
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
立大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
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
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
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
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曜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
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
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

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
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
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
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
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鄴明功億
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
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
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
營建壽陵周廻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
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

不改肆顛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
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闔主之所
終也如此向魑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儼葬識
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
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
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亡
奢儉罔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
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
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
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闔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

從明誨乎今勅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鄴水園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罟酉小衰困鬻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

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罟者歲之次各作罟也言歲馭作罟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立罟亦在子之次言歲

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鞞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
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
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縱
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
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
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
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
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氏羌仇池
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
氏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與隴西

太守梁勛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戶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王獷爲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爲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氏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爲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爲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

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于安安囚寔而謂之
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
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
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
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
怒遂殺之以魯憑爲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
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衆
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
阡城拔之西州氏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
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

王以趙募爲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況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採哲之秋而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悅署武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僞諡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叅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

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椁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爲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爲先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

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阜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

日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太寧元年陳安攻曜征

西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置其大司馬劉雅爲太宰加劔履上殿入

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劍
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
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
尅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
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沖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
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旣出知
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
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
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
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韃服左右

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
奪其虵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
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
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
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
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驍驄父馬
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虵矛左右盤十盪十決
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虵矛棄我驍驄竄巖幽爲我外援
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
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

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
氏羌悉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
河上矐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
營百餘里中鍾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
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
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矐曰吾軍旅
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
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
以形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
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

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氏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旣平內懷危懼奔于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没于黑匿郁
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
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
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
寸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
當應爲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
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亂長幼
之倫也聰曰卿勲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
征之任五侯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柰何言同諸
藩國也義真旣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不過爲卿

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胤爲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躋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沖幼儒謹恐難乎爲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

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羣下若以爲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沖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矐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

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歔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諡前妻卜氏爲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

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爲岳聲援岳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厲色大言曰若賊氏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劔前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

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
鎮東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滎澠而東岳攻石勒盟津
石梁二戍剋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季
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
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遏絕
內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
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三萬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
將石忿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
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
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氏羌三十餘人送于襄

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
城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
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
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
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獻欵具陳災變之禍
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卽拜博士祭酒諫議
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
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楨爲大司
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于渭
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

傑爲之矐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矐妻劉氏疾甚矐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暄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矐許之言終而死僞諡獻烈皇后以劉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暄女芳爲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置驃騎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克折

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鳩而
殺之咸和三年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
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
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
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
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
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
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
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
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

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剋掠三千餘戶而歸張駿聞曜軍爲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閭及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維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閭辛晏率衆數萬降于曜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龍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

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侯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于朝歌曜遂濟自太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大風拔樹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滎陽戍社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

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滛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
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
斗餘至於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
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
者三爲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
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
河南丞解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
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
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
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

曰何以健邪當爲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帟以見曜曜日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熙及劉盾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勲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盾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

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
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肩及劉遵率衆數萬
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
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肩肩次于仲橋石生固守
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肩戰於義渠爲季龍所
敗死者五千餘人肩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十里
上邽潰季龍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肩并將相諸王
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
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
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

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算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況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啟興王之畧骨都論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

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纂嗣樹恩戎旅旣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引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譽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闔豎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

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
干戈將以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
旆乘時興兵誓野投焚旣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
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
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
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
旣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
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
爲甚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
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

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卓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
子遠納忠高旌蹇偃和苞獻直鄴明罷觀而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
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
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惟皇不範邇甸居穹丹朱罕嗣冒頓爭雄胡旌颺
月朔馬騰風埃塵淮浦號呼河宮未央朝寂諛門且空
郭欽之慮辛有知戎

晉書卷一百三考證

劉曜載記潛結巴酋徐庫彭○前趙錄潛結巴酋句徐庫彭等又云乃囚徐彭等是句徐庫彭爲二人也

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前趙錄此句上有非字

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石他監

本誤石生

臣宗楷

按本書曜次於富平爲岳聲援岳

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又曜遂濟自太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未嘗殺生又下文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則其爲他字之誤無疑也
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三考證

晉書卷一百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四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匍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
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易朱一名乞翼加並爲部落
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
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
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
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

好騎射曷朱性凶麤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竒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亾散乃自鴈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

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克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柳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歐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兒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旣而賣與荏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

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懽懽亦竒其狀貌而免之
懽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
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
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
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
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遂明等八騎爲
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暄僕呼延莫郭黑畧張越孔
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驂
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
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潁陵辱天子使鮮卑

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爲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爲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焉藩拜勒爲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漢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亾潛苑中桑以勒爲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亾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誅東海

王越東瀛公騰爲名桑以勒爲前驅屢有戰功署爲掃
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爲前鋒都督大敗
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
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
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勒於樂陵勒死之乞活田禪帥衆
五萬救勒勒逆戰敗禪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
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于官渡爲晞聲援
桑勒爲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
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
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翮督馮莫突等擁衆

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匄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匄督等素無智畧懼部衆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元海署匄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匄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僞獲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

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已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羆等七將率衆二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强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鄴潰和郁奔于衛

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沖攻乞活赦亭田禪于中丘皆殺之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遂明吳豫等爲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卑沒務塵等十

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堡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巖攻脂圈苑市二壘陷之巖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鄆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

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太陽大敗王師於澠池遂至洛川粲出轅轅

勒至成臯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
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
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
輜重至于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
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
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
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
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
三軍雞鳴而駕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嚴嶷率
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

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趨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矩棄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勒進陷許昌害

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行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敞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躋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竒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辯竒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填殺之左衛何倫

右衛李暉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
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
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入自成臯關會劉曜王彌寇
洛陽洛陽旣陷勒歸攻彌曜遂出轅轅屯於許昌劉聰
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
數千壘於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害冠
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爲從事中郎襲破
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爲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
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暉之說
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暉徵其將曹嶷於齊勒遊騎獲

噉得彌所與嶷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
邈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苟晞也彌惡之
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
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
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
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
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
今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
徐邈旣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
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

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
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
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
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午司馬上
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
仰屬明公望濟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
而反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
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讌于己營彌長史張嵩諫
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旣入酒酣勒手斬
彌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

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
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苟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
左伏肅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
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
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
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克豫飲馬江淮折衝
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論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畧
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
存亾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
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

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亾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螳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已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

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
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
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
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
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
軍中飢疫死者太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
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欵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
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
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
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

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
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
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
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畧妃主摧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
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
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
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
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
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
兵掎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

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
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
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
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
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
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敗季龍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
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
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
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
郡向水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水邀

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
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
軍旣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
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
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
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
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
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
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
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

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亾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推亾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

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
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
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
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遊綸張
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
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
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
國築隔城重柵設障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
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
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

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未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旣奔餘自摧散擒未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卽以

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於是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

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入降于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杯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爲主簿攻乞活李暉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

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兗州刺
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旣率戶五千降于勒
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
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
段末杯任弟亾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
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
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爲文學掾
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
其所旣而備九牢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
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

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
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
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
犬馬戀主切不敢志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
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
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
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
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
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
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

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欸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畧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

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飢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矜如子也亦遺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

曰石將軍英才雋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願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

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塵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畧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于

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
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爲
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
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
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
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沈吟未幾張賓進曰夫
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
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
皆離叛還爲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
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彊兵以禦我

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
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
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
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
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
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栢人殺
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
牋于劉琨陳己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旣素疾浚乃
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
將來令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

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疆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爲天也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數朱碩棗嵩田

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烏丸審
廣漸裳郝襲斬市等于襄國焚燒晉宮殿以晉尚書劉
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
曹掾傅邁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旣還襄
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二斤肉
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平幽州之勲乃遣其使人柳純
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
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黃鉞前後
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
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

攻劉演於廩丘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
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劉
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
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遂明要之敗嶠于潞城勒以幽冀
漸平始下州郡闕實人二戶貲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
以浚儀叛于勒遂明攻寧黑于荏平降之因破東燕酸
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
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
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
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加翼軍

將軍爲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
秦固勒將劉勔距旦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襲邵續于
樂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
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爲河間太守
參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二千以鎮靜之使長
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
哆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石季龍奔襲乞活王平
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遂明擊甯黑
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
使文鴛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

景亭充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演卽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坩城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

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寇已垂至胡可
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
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亾之道立斬諫者以
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
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
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疋澹奔代郡據奔劉
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
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退孔萇追姬澹于桑乾
勒遣兼左長史張敷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
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邵續

河間邢嘏累徵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冀并兗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馮膺久而不剋勒問計於張賓賓對曰馮膺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冀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遂令

李回爲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
潛軍人回先爲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
以部衆離貳懼奔于幽州溺水而死馮賸率衆降于勒
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
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受
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臥
四日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石
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內史荀闔劉琨與段匹磾
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杯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
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杯以間之末杯旣思有以報勒恩

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
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
以洛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
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恨恚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
段末杯殺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爲單于段匹磾
自幽州攻末杯末杯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
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
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
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爲之屏樂三
月贈南平將軍初曹嶷據有青州旣叛劉聰南稟王命

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疑東
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爲大將
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
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
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
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
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
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
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三三
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田

戶六千降于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誅斬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斬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

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
王脩獻捷于劉曜晉彭城內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
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
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
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復
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于
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
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
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
世子爲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

曰大司馬遣王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彊弱謀待
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脩宣之曜大怒
追汜等還斬脩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脩
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脩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
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
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旣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
使假手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叟之義故復
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
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
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

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旣怒刑倉卒等亦悔之賜以
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季龍
救川逖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
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
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
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
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
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飢散棄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
疑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桃豹至蓬關祖逖
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宗石季龍與張

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狐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采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

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
難濟時績俾睿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
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
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
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繫仰誠應升御中壇卽皇
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
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
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
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二郡合三十四郡
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

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晉書卷一百四考證

石勒載記上初名匄○本書音義匄音背魏書作小字匄勒與此小異

時胡部大張匄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綱目集覽姓大張名匄督正誤云一部之長呼爲部大姓張氏下文亦有都督部大之名是也又莫突監本訛突莫今從下文改正

屯于葛陂○陂監本訛陵今從本卷勒於葛陂繕室字改正

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姑城○姑監本誤姑今從音義

改正

晉書卷一百四考證

晉書卷一百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五

石勒下

子弘 張賓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
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
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
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
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爲律學祭
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門

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爲門
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
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
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
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
法命記室佐明稽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
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
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
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
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

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爲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已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淖沲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淖沲東

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鴛十餘營萇不設備鴛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爲令尙望威行天下况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耶翊

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
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使石季龍擊
託候部掘咄哪於岼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
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
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察及
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
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
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
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
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

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爲二儀諸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櫬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爲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鴛亞將衛麟爲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迭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

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逃知趙施感恩輟其寇暴逃聞之甚悅遣參軍王愉使于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竟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輿坐營建德殿井木斜縮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理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

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
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
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
翁仲二千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
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
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
報謝自是竟豫間壘壁叛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
兩屬矣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
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歐
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

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旣至勒
與酣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欲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
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
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
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爲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
粥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
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爲世子領中領軍遣
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
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

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擻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劍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兗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爲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引卽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引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無

幾以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時祖逃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鄴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闕闔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爲征東將軍擊羌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嶷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季龍將盡殺嶷衆其青

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矣
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
盡陷勒司馬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
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受
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
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
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
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
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
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

堯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
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
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
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
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
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
兵會石瞻于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汭石生攻
劉曜河內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尅壘壁十餘降掠五
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
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

表典勸都尉陸克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
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穎俘
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
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
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
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
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
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
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
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

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于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勝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眷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嶽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嶽送襄國季龍又攻王勝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嶽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晷影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嘗

夜微行檢察營衛齋繒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且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勒旣將營鄴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勲效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

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
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尅遂寇遼邈阜陵殺掠五千
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闔將軍張闔等叛害下邳
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
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
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
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
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在平令師懽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
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爲水色此示殿

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芻叛，率襄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戶。劉曜敗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

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

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塌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人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

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覩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邦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

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季龍尅
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于
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尅之俘獲數萬秦隴悉
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氏羌十
五萬落于司冀州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旣隆祥符並萃
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
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羣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
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
其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其子宏爲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

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爲太尉守尙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龍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爲尙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尙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尙書署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尙立牲牡尙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

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坐及委丞郎齋詣東堂詮詳平決
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尙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
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
百餘人羣臣固請勒宜卽尊號勒乃僭卽皇帝位大赦
境內改元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
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
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又定昭儀
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
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
數勒荊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馳勅敬

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于河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爲羌所敗隴右大擾氏羌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兒子擢與羌有讎生乃賂擢與拑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

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
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
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
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
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
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竄鄯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
荊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寶奇
獸秦州送白獸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
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
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

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
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
藉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
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
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
更爲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
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
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
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
言可有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

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尙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蜀

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
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
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
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
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
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
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
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
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
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

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盾攻尅
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
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成襄陽
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
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
三尺滂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
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
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
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
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

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尙爲之虧況羣神
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
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旣并州
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
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
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尙書其促檢舊
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
爲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
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
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

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
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
令縣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
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
子省可尙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
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季龍之門
可設雀羅季龍忿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
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
追戰于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
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

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
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
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
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
有喜色朝其羣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
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
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
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
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
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

中季龍矯命絕引震及內外羣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卽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游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遣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旣葬除

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僞諡明皇帝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

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情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立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

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
已大雅沖幼宜任弼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
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忠輔幼主之日不得
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爲過懼也
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
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
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
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
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
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

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旣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

家兒復何異立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

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
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爲丞
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總攝百
揆季龍僞固讓久而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季龍
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
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宣爲使持節車騎大
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
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
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季龍府寮舊昵悉
署臺省禁要命太子宫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

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已
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尙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謂石
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
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
出奔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
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蔑不濟也劉氏曰事急
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
期不尅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
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
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

鎮洛陽皆起兵于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別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瓚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

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敖等懸軍追北爲羌所敗死

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齋璽綬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訓宮尋殺之在位時年二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

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
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丘王帳下都
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
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
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劔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
奇也後漸進規模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
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
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
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
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

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勒親臨
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
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
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
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
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晉書卷一百五考證

石勒載記下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逖知趙施
感恩輟其寇暴○後趙錄知作如施作佗言如南越
王佗感漢之恩也似應從之